



陳慧樺詩選 (1995-1999)

【導 讀】

陳慧樺 (1946-)，本名陳鵬翔，出生於吉打州居林鎮，祖籍廣東普寧。一九六四年赴台留學，就讀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後來考取台大外文系碩士，及台大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世新大學，現任佛光大學外文系教授兼主任。著有詩集《多角城》(1968)、《雲想和山茶》(1976)、《我想像一頭駱駝》(2003)，散文評論集《板歌》(1973)，論文集《文學創作與神思》(1976)、《主題學理論與實踐》(2001)。

本輯所選五首詩，皆出自《我想像一頭駱駝》，是陳慧樺較晚期的詩作，相對於充滿存在主義色彩的《多角城》，陳慧樺在這部詩集裡表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

古添洪在〈旅遊／亞洲的後殖民記憶——兼述陳慧樺詩中的各個基調〉一文中，論及陳慧樺詩歌的三個基調，他認為：要恰切地了解陳慧樺的詩歌，並掌握其詩學上的基調，就得回溯到陳慧樺於一九六八年所寫的詩論〈現代詩的純與不純〉。在這篇文章裡，陳慧樺引用了艾略特等歐美現代詩人的一些詩觀念，而陳慧樺立場則偏向於「非純」的詩「內涵」，而前提是此「濁」的詩「內涵」，必須融化於「純」的詩「形式」之內。這個基調貫通了陳慧樺詩歌的主要部分，而這個基調也多多少少與台灣詩壇的流行格局略有相左，也就某程度地造成他的詩歌無法被充分賞

識，蓋台灣的主流詩壇多偏於「純詩」故也。這個「濁詩」或「非純詩」傳統，與其後《大地》詩社實際開拓的「寫實」與「社會關懷」的傳統，可謂一拍即合；換言之，這「濁詩」傾向以不同的強弱形式呈現在《大地》主要同仁的詩創作上。陳慧樺是《大地》詩社發起人之一，也是其時活躍的主要成員，其詩歌也無可置疑地是在「寫實」與「社會關懷」的基調上進行。第三個基調不妨以「雄渾」(sublime)稱之。這個基調帶有某個程度的身體的物質性，所謂「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強而致」是謂也。陳慧樺詩裡，尤其是在《我想像一頭駱駝》裡的陳慧樺，相對於其青澀的求學時期，其氣質更趨於成熟與雄偉。無論用詞、寫景、抒情、與視野，都與靡弱、纖細有所區隔。陳慧樺在美學研究上偏愛「雄偉」，並寫就關於中西雄渾觀念的比較，恐非無因，蓋其體氣、其美學愛好、其詩歌風格，實可相互融匯。

至於這部詩集中的「後殖民」旅遊詩，古添洪指出：陳慧樺往往先從眼前實景開始，而旅遊主體的「我」並不隱藏自己，而是任其視覺與感覺縱橫揮灑，然後經意或不經意地切入「後殖民」的記憶裡。而這些「後殖民記憶」往往與「現代」交疊，產生某種彷彿從潛意識裡鉤沉出來的感覺。「後殖民」記憶是需要像艾略特(T. S. Eliot)所說的文學傳統，是需要付出努力才可獲致的。誠然，我們在詩裡可以隱約看到詩人這「考古」發掘的努力。在〈檢回檳榔律(Penang Road)〉一詩題裡，即現今已改名為 Jalan Penang 的舊街的記憶，重拾這個城市的殖民記憶。又在〈翡翠灣風雲錄〉裡，有著詢問該地住民的對話，可說已帶有場地的「考古」的品質，而重現這「後殖民記憶」的最特殊以及最複雜與深刻的得推〈白衣婦：下沙崙一九四三〉。

這首詩雖非旅遊詩，也非詩人對下沙崙實地勘察的「後殖民」

發掘，而是源於報章報導的激發。詩人在詩裡重塑了下沙崙一九四三年及一九九八年兩個歷史場景，從目下「後殖民」的視野，以震撼的詩想表達了歷史的錯誤、命運的乖離，性與名節相糾纏的亞洲文化情結。詩中沒有控訴，但讀後我們不免深感日本天皇及其軍閥們的罪孽深重，而主角李容洙，甚至是加暴者的日本軍人，都是受害者，他們有著他們應有的清白。〈白衣婦：下沙崙一九四三〉連結了台灣與韓國的「後殖民」記憶，以及在這「後殖民記憶」裡日本所扮演傷害者的角色。這首詩隱約浮現出「亞洲後殖民記憶」的殘缺藍圖。

羅門則以後現代視野來討論這本詩集，他認為陳慧樺的詩雖仍持有現代詩較重視「意象」的經營，不像有些後現代詩人放棄「意象」，誤闖入非詩的散文區域而不拔；他也不像現代詩人沉迷於作強勢的「意象」語，被現代詩的「垂直」型創作思想勢力拉住不「放」，他確有能使詩中的我與詩都從現代往後現代平順地「放」鬆出去的意向。看來他是逐漸遷移到不像現代詩那麼緊迫有重壓的較寬鬆舒展的後現代詩創作新社區，呈現不同於《多角城》的新氣象。其次，由於陳慧樺身為學者，對現代文學思潮脈絡有了解，而且有連續性的文化觀，他的詩思在後現代創作新的秩序活動中，便自然很少有失控到出現亂象的情形。詩中雖也有時空跨躍與情景交錯的表現，但不致於發生閱讀上斷裂破碎的現象，幾乎每首詩都在互動與通連中，達到可看可思的預期效果。再就是作者生活空間隨日開闊，以及知識層與經驗層的強化，致使詩的題材與思想內容充實豐富，幅面寬廣而且呈多向度的展現。

詩集中第一輯的「不是風景／旅遊草」取代「風景」來主導詩中的「風景」，則「旅遊草」的「草」的蔓延與到處伸長的旅

遊形勢，在整本詩中的作用性便大增，也使作者的確是在進行著一次內外世界的相當可觀且多彩多姿的詩生命之旅。他從長年居住的台北，踩過東西方現代與古老流變中的文明城市，觸及世界各地不同特色的地理環境景物以及歷史文化，乃至政治、宗教戰爭等不同型態與千變萬化的內外存在情景，這些都「地球村」般地被詩引導與美化入記憶與想像的無限空間，而且把他這本詩集建構成一己能回頭看過去與向前看未來的偏向後現代詩的生命建築。

〈我想像一頭駱駝〉即是吹著後現代詩風的一首詩。在第一段「駱駝背馱著紅太陽，在街道，春天在燃燒」；第二段「駱駝背上（換成）馱著西紅柿，在野外，喚醒布穀鳥與溪澗……」；第三段「駱駝馱著西紅柿，在地球那頭冒出臉來……」；再加上每段中不同的外在景象之分佈情況，進行各自的調適；又由「街上」到「野外」到「地球那頭」，在擴張都市詩越界流竄的想像空間，使作者想像的駱駝，在變動的時空中，馱著「紅太陽」，春天在燃燒，本應是有可意想的生命存在前景，但「紅太陽」忽變成雖同形同色但意義失聯的「西紅柿」；這種超現實跳離式的隨意「遊戲」狀態與情形，使正常化的認真嚴肅性思考鬆解，看來又難免帶有後現代詩的創作色彩。從以上重點性抽樣式的探討，可見作者揉取後現代創作思考與技巧策略所做的特異表現與所展開詩創作新穎的思維與想像空間，已獲得個人創作新的收穫。

我想像一頭駱駝…… (1995)

87 大道有人懶洋洋躺在塑膠椅上喝啤酒
109 街「快樂時光」陽台上有人對著馳過的
收音機吼叫、歌唱
我想像一頭駱駝背脊上馱著一顆紅太陽
從 87 大道街頭東邊得得地馳過來
春天在燃燒
路旁的樹林都燒出了綠葉來
在呵呵地吞吸著煦暖的琉璃體
有人打了一個噴嚏
急得四周的空氣路都驚惶失措
「他到底患了什麼熱相思？」
掠過陽光的小鳥都探頭追問
廣場上鴿子傳來咕咕咕的鳴叫

我想像一頭駱駝馱著一顆西紅柿
從山頭催趕著牛羊到了野外
那麼馳馳然、怡怡然哈嘿著
喚醒布穀鳥咕咕的回響
喚醒溪澗的潺湲聲浪
喚醒魚兒都在水面探出頭來
河岸上的笛聲幽幽地
引來一群蜂蝶

在野花叢藪間探頭探腦

我想像一頭駱駝馱著一顆紅西柿
從地球那頭冒出臉來
蹄聲、駝鈴聲像一串藍幽幽的音符
環繞地球好幾匝
聽得天際幽靈 ET 都如痴如醉……

我想像一頭駱駝……

都與歷史有關的詩篇 (1995)

一、我坐在一間旅館窗前

我坐在一間旅館窗前
想像麗日紛紛灑成布鍊
像冬日的棉絮
流連在美東新港街頭
激情的男人追逐酒精與槍械聲
像一群獵犬把朦朧的街燈咬得亂叫

我坐在赤道線上
想像航海家鯨游的年代
從太平洋划向印度海岸
爪哇人或蹲在洞穴裡
或奔竄在叢林間曠野上 毛茸茸地
亞洲大陸的北京人
(其頭蓋骨被囚在哪一個黑櫃中?)
吁嘿在周口店附近
我都把他們拼貼成視域中的花朵

我坐成紅燈碼頭的一棵樹
見證黑人白人黃種人逐潮汛而來
挾帶洋槍大炮和文明

舢舨上的苦力斜乜著高樓大廈上的夜色
卸貨的嘿喲呼應珍珠巴剎的喧嘩
叢林裡群眾大會上的鬥爭
終於把殖民主趕出了這塊土地
把亮燦的陽光還給了我們人民

二、在新城望月

有沒有月亮已非重要命題
欄杆外微量暖暖傾落
你想測量哪個詩仙的猖狂？
在這醉醺醺的赤道露天酒樓前
那些尖挺挺的胸脯
成熟都溢到了杯外

風景似都能燃燒
在指尖
一一被彈成防波堤外的波浪
今宵可是要猜哪一朝的啞謎？

有沒有月亮已非重要命題
你設想攬住完整的豐腴
在欄杆外幾棵棕櫚的沙沙響聲中？

流動之外的河堤
河堤之外的洶湧

局促在歷史的陌生與熟稔之間
你們狂想歌吟甚麼樣的聲籟？

三、歲月啊

車輛行人貓狗的喧騰
你們天天踹過的那一條街道
熱哄哄的叫賣、油條包子的蒸氣瀰漫
溝渠裡擠滿細菌的吶喊

你早晨匆匆踹過
你傍晚又匆匆踹過
瞥見似乎同樣的行人、車輛
幾隻蹲在籠子裡的貓狗

有一天你望著這些似曾相識的符具
幾乎嚇得咳出幾聲驚訝來

四、畫像

都快燒成最後一截的菸蒂
你仍把憤怒與喧囂叼在唇緣
掙動那死魚目一般的眼睛拼命追索
那些曝曬在艷陽下的花朵
春水吹縐在池塘裡
堤岸邊踽踽而行的人群

終於你竟見了一張笑靨
開展在陰晦的酒吧間
幽幽滲出的音符
六十年代蠢蠢蠕動的慾望

汗水攪拌著泥沙
流浪的薰風
在鷹架間穿梭
雕鏤成你銅壺色的臉龐
你低頭測量溝渠間的暑影
一陣慾望豎立成叢林
那一排排聳立的水泥柱子
可你卻熾烈如炭火
眼角綻放鳩紅的光采
你可把這些熔鑄成你靈魂中的輝煌
而今耳際依然縈繞著那女人纖纖的笑溺
床頭縐褶的床單
酒櫃上未清拭的酒漬

你終於躺成床頭的無奈了
偶爾瞥見窗外遊動的陽光
兒女的叮嚀
偶爾亮麗
偶爾隱退
砌成遙遠地平線上的湧動

更早的五十年代
瞪著清冷的街道
甕甕閃爍的煤油燈
肚腸常常被飢餓所鉗住的午後
你往前衝拼成千萬人中的一個音符
在漫漫風雨中進進出出
然後你邂逅了那一張笑靨
然後、然後——
酒意、爭吵、你的黑髮倚撫著兩具奶頭
非常英豪的一頭煥發公牛

然後你瞥見你出生的小島
南方揮灑在艷陽下吁氣
天天從田壟間衝向菜市場
滿身洋溢著泥巴味……
你還想打開那個黑盒子

白衣婦：下沙崙一九四三（1998）

你在那棵魁梧的榕樹下撲跪下去那剎那
長谷川特攻隊員在渺冥必然一陣搔痛
一聲驚呼我來啦、我來啦
一九四三年十月的那個夜晚
他「饗宴」你的陰莖必然淒厲
一舉刺中你驚怯酥軟了的洞穴
不待逸脫的小白兔
癱瘓在他濕漉漉的胳膊之下
一株梨花秋帶雨
接待奇異的三天滋潤太陽

五十年後你著一襲純白的朝鮮裝
對著一對布娃娃撲下去
布偶旁兩根白蠟燭都掉了淚
一炷孃孃清香
精靈奔相走告冥渺
五十年後你依然痴立成一株白合花
依然在慰安所傍為情夫唱青澀的「初戀曲」
地久天長

按：今日報端紛紛報導韓籍慰安婦李容洙（七十一歲），至新竹
下沙崙日軍慰安所所在地舉行冥婚，以償半世紀來的宿願。

闊葉樹下：一九五八（1999）

四十年前他坐在這棵樹下喝咖啡
右後邊同樣一間民眾餐廳
左後邊同樣一間東方時裝店
意態風發的時代（掃黃反殖民）
都簌簌然結成陰溝裡的魅影（？）
午後驟然偃撲而來的熱帶雨（聲）
吞吃炒粿條、薏仁冰和風景
微風吹落偶爾的一兩片枯黃日子
華／國語歌曲爆成左邊的山洪
吉陵歌依呀成右邊的燦爛
還有八哥伴隨麗日瀉下來啣噉
欄杆外的包子泡冰攤販圍簇著
吉陵仔華族少女走了又回來
那麼陌生的X Y世代
他又聽到樹葉落葉簌簌然的嘆息
地平線上還飄浮著國都日昨的煙花
「麥迪卡」的聲浪和吶喊（和鬥爭）
四十年前鏤刻在腦際那麼熟悉的圖案
披紗的少女戴盔帽的武士汽笛的河流
都馳騁為上帝布袋子中的玩偶
飄緲、搖晃、厚實、壘疊在雲霄
汗滴、不安、淚水、歌唱在人間

想像紅燈碼頭 (1999)

十年前初臨紅燈碼頭那夜晚
驚覺昏黃的燈暈咬著
雙雙對對旅客呀情人呀的脖子
星空嚇得一夜慘白
豬仔絡繹從小說中迸出頭顱來
掙扎著要向我爭討權益和年華
牽手扣成一道透明的河流出了河口
身／背後拉出一道蜚長流短的虹彩
我們驚覺一頭戶籍可疑的獅子坐鎮星空下

這次面對咔嚓咔嚓的鎂光燈
你眼穴迸出了紅光又綠光
馳馳然把鰓兒張成了翅膀
浮沕在空靄中激灑的河面上
一突兒又沕成我們無意識中的一團光環
穿越摩天樓間的永恆穹蒼
坐鎮東南方的一顆啟明星？
然後我們又跌落碼頭
遊客、小情人、手牽著手……。